小城故事

老戴

◎谢臣仁

一

其实，之前，我是想把标题写作“你因为挣钱而伟大”。但是，没有。

一来这是罗振宇的一个标题，如此一用，我难免有版权之侵、盗名之嫌。

二来人家罗振宇说的是名人，我说的是凡人；人家罗振宇说的是有钱人，而老戴呢？至少不是有钱人，更不可能因为挣钱而伟大。

“我有钱吗？”老戴笑笑，自问自答，“没有。”

“啥伟大？那是叫毛主席的。”老戴一边擦鞋一边说话，头也不回，专注地盯着飞动的鞋刷，他要确保把我的鞋子擦得又黑又亮。

骄傲啊，老戴！

其实，不是骄傲不骄傲的问题，这是老戴的习惯。

老戴是一个擦鞋匠。

小县城有一条小街，就叫步行街。也许是与大城市接轨，也许是想不出名儿来，就叫了步行街。

其实步行街确实名副其实，街在一个平台，上是陡峭的石梯，下是陡峭的石梯，不步行都不行。

老戴的擦鞋摊就在步行街街口。

步行街有两个擦鞋摊，都是外地人。其实，整个县城都只有两个擦鞋摊，是县城太小，抑或是本地人不屑于从事擦鞋这卑微的行当。

两个擦鞋摊，第一次擦鞋就选择了老戴，抑或是因为他相对于另一个擦鞋人来，老一些的原因吧。

那是刚到小县城的冬天，有点冷，高原的冬天，哪有不冷的，街上行人稀少。人呢，大都猫在家里了。我不是因为下乡整得一脚是泥，我也懒得在大冷的街上晃荡。

老戴坐在擦鞋摊前，旁边放着个“小太阳”烤火器，老戴不停地搓着手，天太冷了。

摊上放着个MP5，高矮正对着他的眼睛，合适。MP5里正放着张帝的现场秀，老戴听着听着，乐了，笑就绽放开来，与花白的头发在风中显得有些刺眼。

“擦鞋。”我招呼。

“擦鞋？”也许老戴没想到会有生意上门，突兀地回问道，目光呢，移过来，杵在我的鞋上。这人，怪，眼睛就不可以抬起来么？

鞋有泥，打整起来就费力。但老戴还是很麻利地把鞋子擦得锃亮。擦完，递鞋，说：“5元。”

递过去10元，得补5元。老戴在擦鞋摊的一个铁皮盒子找了一会，我看到他手上只有3元零钱。

“算了吧，就补3元。”现在的物价，两元钱算哪码事。太冷，急着走人的我催促着伸手准备接钱。

“不，不行，该多少是多少。”老戴不管不顾，有些坚决地拒绝了，拖着有些瘸的左腿跑到附近的一家服装店，调换零钱，急颠颠地补给我。

一补完钱，他又把眼睛落在那电视上。

旁边服装店的店主看着我尴尬的神情，说：“老戴这人就是这德行，认真，一是一二是二的。”哦，这老头，这叫老戴的老头，有意思。

二

其实老戴也不是个认真的人。

我第二次到老戴的擦鞋摊时，老戴的擦鞋摊已经挪了“窝”。“窝”没挪多远，说确切点，是与另一个擦鞋摊换了位置。

原来，老戴的擦鞋摊正处在街头，另一个擦鞋摊处在一个角落，相对地势就偏了一些。另一个擦鞋摊主就认为老戴的擦鞋摊占了好位置，抢了生意，就建议两个擦鞋摊轮换着位置擦鞋，一月一换。

其实，老戴占这位置擦了三年鞋，另一个擦鞋摊才出道。老戴完全可以不作调换。

万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！周边做生意的商户都认为这种调换好没道理，撺掇老戴坚决不调换。

老戴呢，笑笑：“调吧，调吧。”老戴就调了。

原来在角落的擦鞋摊换到了街头，老戴的擦鞋摊缩在那角落。

可另一个擦鞋摊生意还是不见好起来。

不是位置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

另一个擦鞋摊的摊主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，姓刘，眉山人，嘴碎，话毒。

两个擦鞋摊前都摆了几张塑料椅子，这是供擦鞋人坐的。这些椅子一般都放在阳光能照着的地方。在高原，阳光是生活的必需品，晒太阳与喝酥油茶吃糌粑成了藏族人的必修课。

一出太阳，擦鞋摊前安的一排椅子上就坐满了懒懒地晒太阳的人们。

当然，这些人，有的是要擦鞋的，有的是不擦鞋，是晒太阳的。

多少有点蹭位置的味道。这一蹭，老戴和另一擦鞋摊的态度截然不同。

那刘姓妇女，先客气地问你：“擦鞋吗？”

“不擦。”

“不擦，请旁边坐，我这是给擦鞋人坐的。”说得还是客气，可语气是冷峻的，毫无商量的余地。

老戴呢，任你坐着，如果实在有擦鞋的人需要坐位置，他就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兄弟，让一下这个阿哥先擦一下鞋子，一会你坐，好不？”

自己的椅子，倒是与人家商量了。坐着椅子的人就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老戴就麻利地擦好鞋，然后再邀请刚才蹭椅子的人：“兄弟，你坐，不好意思哈。”语气呢，倒像是亏欠了人家似的。

第二天，老戴又买了十把新椅子供大家蹭位置晒太阳。这十把椅子又要了他好几天收入呢。

于是，老戴的擦鞋摊前就坐满了人，另一擦鞋摊前总会有椅子空着。

坐满了人也不一定是生意好，但人气旺。照老戴说：“不捧钱场捧个人场。”

这些人太阳晒舒服了，看看鞋子该擦了，就喊一声：“老戴，帮我把鞋子擦一下。”老戴就奔过去，刷刷刷，5元钱到手。

擦好鞋的人起身，甩给老戴一颗烟，说声：“走了。”

老戴说：“好，明天又来坐。”

当然，这蹭椅子晒太阳的人群中，有一个人就是我。到了高原，我都好像不晒太阳就缺钙了。一方水土一方习俗嘛。

“给我来双鞋垫，老戴。”坐了半天椅子，我总觉得不好意思，这，也许是大部分人的习惯吧。

一来二去，大家有事没事都要老戴擦鞋摊前坐坐，坐着坐着，都不好意思不擦鞋。

位置调了，老戴生意还是一贯地好，另一个擦鞋摊呢，生意还是一贯地“秋”。

与人方便，老戴自己也方便。

三

老戴是成都大邑人，啥时来到这康南小县城的？

那是1996年，老戴还不叫老戴，有个正二八经的大名，叫戴正刚，那时的戴正刚刚33岁，正是身强力壮的年龄。

33岁的戴正刚流年不利，先是父亲得了肝癌去世，拉下一屁股债，接着是妻子被查出了子宫癌做手术又拉下一屁股债。这些欠债有的是亲戚处借的，没有利息；有的是银行贷的，有着利息。足足12万，在那时可是天文数字。

借钱，认账不赖账。一屁股债就像一块烙铁烫得戴正刚坐卧不安。

家里的那一亩三分地是刨不出几个钱的，一年下来除干打净，连银行利息都不够呢。

戴正刚就去卖血，一次卖500毫升，3000元。戴正刚还想多卖点，可人家医生说：“不行，再抽就要死人了。”

可这人的血还是有限的，多卖几次，戴正刚人走路都飘了，再卖下去，债没还完，人倒怕没了。

正好春节外出打工的老乡回来，劝他：“只有出去打工，不然，刨几辈子土地都还不清债呢。”

戴正刚想出去，可妻子身体不好，儿女又小。咋整呢？妻子就说：“出去吧，总不能守着等死啊。”

有老乡说起这康南小县城，这里是高原，海拔高，挣的钱就比平原打工高些，只是对身体有影响。火都烧到眉毛了，管它影不影响，只要能多挣钱就行。就这样，戴正刚留下身体孱弱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女在家留守，背着铺盖卷儿就随着来了。

走那天，戴正刚眼里包着泪，硬是没掉下来。现在说起来，他还对我喃喃说道：“我还是心硬，但那是说不来的事啊。”

那时候工资低，县城也不像现在这样，就“一条枪”（一条街）。县城里找不到活路，就在水电工地干。老戴扳着指头算着，那时每天工资17元。除了生活费7元，还剩10元，有时实在太累了，就喝二两寡酒，这样一个月节留下来的300元都不到。

干了7年，戴正刚还了25000元的债，还有95000元呢。“那债啊，就像一座山压着我，照这样计算，猴年马月才能还完债哟。好得后来我在工地上出了事，脚杆被砸断了。”一个人脚被砸断是件伤感的事，可在他说来好像是件幸运的事情。

戴正刚受伤的是左脚，大腿双骨骨折，评了伤残，水电工地赔了80000元，腿也瘸了。瘸了的戴正刚拿到80000元赔款时竟激动地哭了。

“大家怕我想不开。劝着我，可没有人知道我是高兴得哭的。”现在，老戴说起那时的心情，倒显得几分轻松，竟然笑了，说，“不然，还不知道得苦多少年。”

瘸了腿的戴正刚一下消瘦下来，藏族人显老，他更显老，背有些驼，43岁的人头发就花白而稀疏。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大家不知不觉就叫起他老戴来，倒是他的大名一下忘了。

瘸了腿的老戴再也干不了重活，水电工地虽没撵人，但脸皮薄的老戴也不好挨在那里吃闲饭，就想着走人。

有天工地的经理要到县城去见当地领导，他提着沾满泥巴的皮鞋找到老戴，抱怨道：“这县城，真球奇葩，连一个擦鞋的都没得。我要整点资料，老戴帮我个忙，把这鞋打整一下。”

擦鞋是个力气活。老戴腿瘸了，可手上力气没小，不大一会功夫就按照经理所说的办法把皮鞋擦得锃亮。

经理好不惊讶：“老戴，学过的啊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你这比那些擦鞋的还整得好，你都可以吃专业饭了。”

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。老戴就记着了这事，搭车去县城考察了一番，看好了地方，就是准备擦鞋摊的事了。

这一切都准备好后，老戴来给经理辞行。经理对老戴瘸了腿多少还是有点愧疚，但老戴老在工地上晃着也不是个事，正乐得老戴有了去处，就补助了老戴10000元钱。

其实10000元钱后面也有着经理的精明：“走了，别再找我们了。”

“不找了。”老戴很平静。

“那你在这签个名吧。”

老戴不会写字，就照了经理写的字描了一道，然后按上鲜红的指印。

完成这些手续后，老戴笑了，经理笑了。只是各人的笑内容不同。

老戴好不高兴，这10000元钱加上自己积攒的几千元，债总算还完了。

老戴觉得背上的负重一下轻了。

“当时，我觉得好像驼背上的骨头一下长伸展了，我听到背脊骨咔啦咔地长的声音，你信不信？”老戴对我说，说得很形象。

“那时擦鞋1元一双，第一天就只有两个生意。慢慢地，生意才好起来。”老戴一边为我穿鞋带一边若有所思地说着。

“你知道为啥原来没人擦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简单啊，太冷了。”老戴有些得意地说。

“整天坐在街头，出太阳天还好，只要没太阳，高原都冷。特别是冬天，手都冷木了，好像不是自己的手了，就是一块冰冷的‘铁巴’。”老戴说着下意识地把双手往“小太阳”前挪了挪。

“可这人啊，有时是还真能熬，你看我这一熬，就熬了十多年。”老戴边说边打开MP5，又看起张帝的表演来。

刚才所说的，好像是别人的故事。

四

MP5是老戴的儿子给他买的，7英寸。

“娃娃买的，不晓得用了多少钱。”一丝骄傲浮上老戴脸颊。

儿子和儿媳在拉萨做厨师。老戴没想到儿子与自己一样都到了高原挣钱。

“娃娃小时好聪明的，只是由于家庭环境，书读到小学就没读了。村里没他聪明的娃娃都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要是他能读下去，肯定也能考上大学。”老戴说起儿子有丝淡淡的忧伤。

“他那里海拔更高。我想让他再干两年不要再干了，高原气候对身体还是有影响的。”老戴又补充道。

“高有高的理由，这里面好多东西都要从成都运来，物价高得很。”老戴边找钱边与一名来自三线城市的游客说道着。

老戴擦鞋的价格从1元到两元到3元，现在是5元一双。这价格比好多三线城市的价格都高。

老戴擦鞋兼着卖鞋垫，还可以简单修一下鞋，除了开支，每月大概有4000左右的结余。一年拿回家的钱有50000吧。

“我今年59了，家里老婆子56，都买了社保。再干1年就不干了。岁数大了，也做不动了。”老戴规划着自己的人生，“想起以往的日子哟，真不敢想，要熬出头了。少年夫妻老来伴，老伴，老伴，老来伴，也该回家去守着老婆子了，这辈子没好好地陪过她。”

“儿子在拉萨工资7500，儿媳4000，他们都争气。他们叫我不干了。我还干得动哟，咋不干了。”

“我发觉这地方藏族人都很孝顺，年轻人对老人很好。但是不是人一上点岁数一大点就不干活了，说实在的，我不这么看。你们不是都要延迟到65退休了嘛。你说，我还没满60，咋能耍嘛。”老戴说得振振有词。

“现在还没说一定65退，但肯定会延长，你这老戴，天下大事还知道不少嘛。”退休年龄咋延迟，我也不知道，也无从与老戴解释。

“养儿女防老是传统，但我们也要为娃娃些想想，不能让他们有太重负担。能动就动下，能找两个钱，随时活动着对身体也有好处。”老戴边为我示范擦鞋手艺边说，“你看我干擦鞋这活，手动腰身动，就是在锻炼身体。”

老戴的话有道理，有次，空闲的他与我扳手腕较劲，年轻十多岁的我还真的赢不了。

老戴喜酒，不过量不大。

老戴在小县城20年了，这里的一些掌故，他比本地人还熟悉。

要听老戴讲当地故事，免不了在饮食上讨好一下他，时不时请他喝酒。酒是老白干，一人二两，一般是一荤一素加个汤，说些当地的故事，你一口我一口地喝，不大一会，就把二两酒喝下了。

杯里没酒了，我就给他添酒，老戴捂着杯口，生死不让。

就这样，接着我喝酒，他只吃菜。不过当地故事照讲，属于友情赠送的。哈哈哈！

喝酒，最多二两，这是老戴雷打不动的规矩。

后来两人感情深了，才知道老戴只喝二两酒是有原因的。

高原冷，老戴干的又是体力活，免不了要喝点酒御寒解乏。

老戴每天都喝酒，每次都喝得不多，就二两，清醒着。有次喝酒超过了二两，老戴就醉了。醉了的老戴就晕乎乎地沿着街边高一脚矮一脚地溜达。这一溜达，不知咋的就溜达到一家按摩店去了。

这是一家写着“正宗按摩”的按摩店，可进去了，老戴才知道这“正宗按摩”是正宗乱摸。

是怎样乱摸的，是他先摸的小姐还是小姐先摸的他，老戴不记得了，反正就晕乎乎把事办了。

办了事出来，夜晚的风一吹老戴的酒醒了。清醒的老戴给自己“啪”就是一耳光。

“一辈子没犯过错误，酒喝了咋就干那龌龊事呢？是不是酒能乱性哟？”老戴问我。

没这经历，叫我咋回答。

就这样，老戴给自己立下规矩，酒，可以喝，绝不要超过二两。

喝二两，老戴清醒着。

超过二两呢？不知道，反正我没见他喝酒超过二两。

五

老戴在这县城混久了，本地人似乎忘了他是外乡人，也忘了他是汉族人。

老戴呢，也没把自己当外地人。天长日久，老戴对藏话也能说不少，时不时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与藏族老乡扯得个不亦乐乎。如果关系好的藏族朋友家里有大事小事请到他，他也会随上一份礼，与大家喝酥油茶吃坨坨肉，也喝青稞酒，但绝不超过二两。

县城里建起了广场，不几日就有了“坝坝舞”。老戴如果收工得早，把饭弄来吃了，也去跳跳“坝坝舞”，一瘸一拐地跟着藏族人学跳锅庄，惹得旁边的人阵阵哄笑。

老戴不管别人咋笑，照样一瘸一拐地学他的锅庄，认真着呢！

老戴就这样生活着，擦一天鞋，喝二两酒，跳几曲锅庄，日子就一天天地过着，无喜无悲。

一天，老戴正在擦鞋摊看着MP5里播放着藏族锅庄，咧嘴笑着。最近，老戴不咋看张帝了，他要学会锅庄，以后回了大邑教家里的老婆子。“到时领着社保工资，没事干，总得找点乐子。”老戴说。

哈，老戴谋划着3年后的最美夕阳红呢！

正在看锅庄的老戴的擦鞋摊前来了一群人，其中一个人挺高大，县委书记呢。

老戴倒没被这阵仗吓到，有条不紊地为这群人擦完鞋。

本来擦完走人，啥事也没有，可有个随从付完钱后偏偏指着书记问老戴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老戴懵懵懂懂地，顿了一下，说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哈，天天在县电视台露面，他是……”随从正欲介绍，却被县委书记制止了。

县委书记拍拍老戴的肩膀，说：“阿哥，耿直人。”

老戴呢，把眼睛回到他的MP5，里面锅庄跳得正闹热。

县委书记走后，老戴的擦鞋摊围来一群人，可热闹了。

“老戴，刚才那人是县委书记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老戴，你咋县委书记都不认识啊？天天在电视上露脸呢。”

“哦！”

“老戴，县委书记来擦鞋，你也敢收钱。”

“咋不敢收了？擦鞋付钱，我管你是县委书记还是省委书记。”

热闹一阵后，大家散了。老戴呢，倒是看着锅庄更闹热。

老戴原来认不认识县委书记呢？一直是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。

我也挺好奇，有次我与老戴又喝着二两酒，问他：“老戴，你原来真不认识县委书记？”

老戴呷一口酒，缓缓地说道：“其实，我是认识的。”

我一愣。

酒杯一端。

碰一杯。

老戴，牛逼！